

石头梦和前贤梦

黑陶

石头梦。在浙江上虞,覆卮山是充满了裸露、巨大石头的梦境。覆卮,酒杯倒置。东晋山水诗人谢灵运言,“登此山饮酒赋诗,饮罢覆卮”,于是,后世文人由此命名是山。从城区乘车前往县城南部,与嵊州、余姚交界的这座名山,需要经过的事物有:斜向路中、接近汽车玻璃的一枝枝秀野绿竹,大团大团碧青发亮的新鲜桑树,有鹅的池塘,我曾拜访过的、埋藏汉代激烈思想家王充的乡镇,然后,再绕盘旋而上的狭窄山间公路(枝柯交接,枯叶积累),然后,就豁然开朗,看见了作为上虞最高峰的覆卮山上的条条石浪。

无法数清的青黑石块,像已经冷却的天外陨石,或嶙峋,或浑厚,或大如饭桌,或约为白斗,在覆卮的山坡之上,滚滚倾泻,而于瞬间,又像被施了魔法,凝固成道道令人震惊的壮观石浪。这些宛若凝固泄洪的山中巨石,有人说是两百万年前的第四纪冰川遗迹;有人则称,覆卮山的石浪,距今上亿年,是山中岩石风化后经外力作用,引起石崩,在山谷滚泻、堆积而成。

我注视这亿万年如斯的山中巨石。它们曾经并将继续被昼与夜的流动光阴无尽洗刷,它们目睹过人类最初幸福或痛苦的诞

生,它们稳固缄默,它们从无言。它们酸痛着我在上虞的梦境。

前贤梦。上虞白马湖畔、春晖中学后门外的那一方小小地域,是完美保存下来的梦境博物馆。

20世纪20年代,上虞春晖中学,是真正奇异的灵秀之地,她以自身无法言清的诱惑力(源于白马湖的粼粼禅光和春晖学堂的琅琅书声),吸引着各路文化精英来此聚会——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朱光潜、刘薰宇、匡互生、杨贤江、刘叔琴、王任书、陈兼善、方光焘等负有盛名的一代师表,在春晖园中执教;蔡元培、何香凝、陈望道、刘大白、张闻天、俞平伯、柳亚子、黄炎培、李叔同、张大千、黄宾虹、叶圣陶、胡愈之、廖承志等文化名流,在白马湖畔留下衣袂拂动的幢幢影迹。

当年蔚为大观的精英汇聚,至今存留郁郁遗迹。从春晖中学后门出来,过绿树遮蔽的石桥,自西向东,他们当年的住屋,依然历历在目——

弘一法师,晚晴山房。弘一大师出家后,仙鹤云游,四方为家,因为与在春晖教书的夏丏尊、经亨颐、丰子恺等人的友生关系,便与白马湖结下不解之缘。1923年,1924年,1925年,他曾三游白马湖。晚晴山房建成于1929年。

当年在春晖中学的经亨颐、夏丏尊、丰子恺及刘质平、周承德、穆藕初、朱稣典七人,为了让老友和尊师弘一法师有一个安心修研佛学之所,募资修成此山房,并以夏丏尊为主,成立“晚晴护法会”。晚晴山房落成后,弘一连续四年都来山房小住。1929年9月,弘一五十寿辰,经亨颐在长松山房请弘一吃寿面祝贺,夏丏尊、刘质平等友生参与了素宴。1930年夏,夏丏尊四十五岁生日,夏也曾约经亨颐、弘一“共饭素食”。当经亨颐回忆昔日三人同在钱塘的种种“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今已不可复得”时,弘一“乃潸然泪下”。

丰子恺,小杨柳屋。建成于1923年。丰子恺爱画“杨柳和燕子”。“昔年我住在白马湖上,看见人们在湖边种柳,我向他们讨了一小株,种在寓屋的墙角里。因此给这屋取名为‘小杨柳屋’。”

朱自清,旧居。三间平房原是夏丏尊平屋的一部分。1924年2月,朱自清应在宁波省立四中兼任校长的经亨颐邀请,到宁波任教;3月,同样由经亨颐聘为春晖中学国文教员,成为来往于宁波、上虞的“火车教员”。朱自清带着眷来白马湖时,借居于此屋。朱自清的次子朱闰生,就出生在这白马湖旧居。

夏丏尊,平屋。1922年,夏丏尊应经亨颐之邀,到白马湖共事。他为白马湖“水光照眼,山色宜人”的“野趣”所陶醉,便起了“终老是乡”的念头,在湖边负山面水建造四间平房,取名“平屋”,寓平凡、平淡、平民之意。夏丏尊的平屋哲学,就是“穿一件夏布长衫,教其书,写其文,不愿当官,更不想立名,只愿平淡终生”。平屋天井里,犹有一丛当年夏先生亲手种植的天竺,烂漫葱郁。

……

这些湖畔的住屋,质朴简旧,在野生植物旺盛繁茂的绿色掩映下,正向时光的深处溯回、退隐。几乎没有几个外来的游人,连这几间房子的看门人对于外人的到来,也是拒斥的,“这么晚才来,要关门了,关门了……”白马湖光晃映的空气里,有前贤们当年清晰的衣影与呼吸。我深知,要想真正进入上虞的这个梦境,惟有内心虔诚的敬意,以及,悄悄的远离。



卡门的故事

张锦江

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我会站在这座陌生的烟厂门口。这是一座被遗弃了的烟厂,它座落在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大区首府塞维利亚城内。准确地说,在城内沿着中心大广场,绕过一大片幽静的花园,就能见到西尔皮斯街上一幢巨型长方石砌的建筑。这座古老而沉重的建筑大门上有一块椭圆形棕红色的门牌,刻着安提瓜烟厂的名字,门框的上方镶嵌着制烟工具、烟叶、烟民的铜饰图案。这就是建于18世纪的西班牙皇家卷烟厂旧址。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从那里带回了咖啡豆与雪茄烟叶,欧洲第一家国家垄断的卷烟厂就在这里诞生了。

史料记载,1812年卷烟厂决定招收女工,这本是纯粹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因为女性的手指更灵活,工作效率更高。1830年,年轻的法国作家普罗斯佩·梅里美来到塞维利亚,这是他第二次来西班牙了。这时,他已写作了短剧集《克拉拉·加苏尔戏剧集》、抒情民歌谣《独弦琴》、戏剧作品《雅克团》《卡尔瓦阿尔之家》、历史小说《马泰奥·法尔科纳》、中短篇小说《查理十一的幻觉》《攻占炮台》《塔曼戈》等。他在塞维利亚看到了一种前所未见的场面:女工们从高高的大铁门中成群结队闹哄哄地走出来,他的创作灵感从这里发芽抽枝了。1845年他的传世小说《卡门》在《两世界》杂志上发表了。

《卡门》创作背景与人物原型都是出自这家卷烟厂。我在1980年购得一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梅里美小说选》。法语翻译家柳鸣九在前言里写道:“此人肯定具有某

种独特的才能和动人的魅力……而仅仅是,或者主要是靠不到二十篇中短篇小说,就在深受后代读者赞赏的十九世纪法兰西文学中占有了一席光荣的地位,进入了司汤达、雨果、巴尔扎克所属的不朽行列。”我对梅里美的尊崇即是从他的小说《塔曼戈》开始的。我写海洋小说,而《塔曼戈》是一艘贩卖黑奴的海船的故事。当然,小说《卡门》也读了,后来又又在上海大剧院观赏了由西班牙剧院演出的歌剧《卡门》。歌剧《卡门》是由法国音乐家比才在梅里美小说的基础上谱写的,1874年他完成了这部一生的最后作品,也成为了他的巅峰之作,是当今世界上上演率最高的一部歌剧。

阅读的记忆使我与这座烟草厂有了亲切感。我寻找《卡门》在烟厂遗存的痕迹。作品与实物陡然缩短了距离,时空也穿越到温暖的岁月光隧中。

烟厂主楼边有一栋小房子,门上有一标牌“一号囚室”。据说,这里曾关押过一个名叫卡门的脾气火爆的女工,原因是她与工友打架。这个人物的出场对梅里美有了轻微的刺激,幻化出小说的由头。《卡门》中卡门因为一位工友说了一句夸耀自己有钱的话刺痛了自尊心,用切雪茄的刀子在工友的脸上划上了两道斜十字。卡门被押往另一所监狱——城市监狱,才有机会半路哄骗押解他的警卫班长唐·何塞让她逃跑。小说的逻辑有了合理性,得以编造下去。

何塞站岗时警亭就在眼前,两百多年了还完整无损。岗亭主体用

坚固的长方岩石砌成,六角型,底基凸出的弧状条石嵌在护厂堤基上。亭上竖长的观察孔面向护厂堤外,当年烟厂戒备森严,是正规军人护厂。也就是说何塞是国家正规士兵,就是这位老实巴交、与女人说话都脸红的班长掉进了卡门的情感陷阱。作家描写何塞眼中的这个波希米姑娘的形象:“她穿着一条非常短的红裙子,露出她的不止有一个破洞的白丝袜,还有一双小巧玲珑的红摩洛哥皮鞋,鞋子用火红的绸带系住。她推开披肩,让她的两只肩膀暴露出来,还显出她的衬衫上面一大束金合欢。她的嘴角上衔着一朵金合欢,她向前走着,腰扭来扭去,象科尔多瓦养马场里走出的一匹母马。”虽然岗亭的石块已经失去原来的光质,变得黑斑满身、黯灰无光,《卡门》的故事依旧光彩照人。

比才的歌剧中,在亭岗前卡门唱起“爱情是一只不羁的鸟”,她相中了何塞把花扔在他的脸上,何塞捡起花,唱道:“多么美丽的眼睛,多么芬芳的花。”何塞在押送卡门去牢狱的路上放了她,这件傻事让他走向了绝路,那个该死的副官与他为争夺卡门发生了激烈冲突,情急之下他用刀捅杀了副官。何塞犯了死罪,成了在逃犯浪迹天涯。

岗亭隔着一条深深的壕沟,当初也许是一条护厂河,壕堤用平滑的大石街砌,边缘上是一圈三格竖杆的铁护栏,铁护栏的蓝漆是新刷的。护厂壕沟把厂区的建筑团团围着,约有十公尺宽,已没有一点水,积叠了松软的黄土,长着浅浅的野草,沟底昂扬而上长着三株树。遥远

年月的古沟继续讲述着这个奇特的爱情故事。

当我站在塞维利亚城的皇家骑士俱乐部斗牛场时,卡门的悲剧故事有了终结。我无意再叙述那座建于十八世纪的富丽堂皇的半圆型拱廊和王子门。我只说斗牛场门前一座英姿勃勃的斗牛士塑像,这就是卡门移情别恋的斗牛士卢卡斯。卡门滔滔不绝地对何塞谈起这个机灵的斗牛士,引起了何塞的警惕,后来去观斗牛时亲眼见到卡门对斗牛士献殷勤。他的爱变成了疯狂,他百般劝阻卡门离开卢卡斯与他远走高飞。卡门执意不同意,她说:“你想杀我,这是命中注定,可是你不能叫我让步。”何塞失去理智大声喊:“最后一次,你愿意跟我一起吗?”卡门跺着脚说:“不!不!不!”她把何塞送到她的一只戒指从手指上脱了下来,扔到了树丛里。何塞砍了她两刀,可怜的姑娘为爱的叛逆就这么死了。

斗牛场对面不远处有一片桔林,那里有一座叫“雪茄厂女工卡门”的塑像。我在塑像前良久端详这位为爱不屈的姑娘。她有着椭圆的小脸,清秀精巧的五官,一只手拎着长裙,另一只手叉在腰间,敞胸而立。我的耳畔响起了比才的歌剧《卡门》中著名的乐曲《在塞维利亚城墙边》《斗牛士之歌》《花之歌》《阿尔卡拉龙骑兵》……

厚实绿郁的桔树叶片中还未成熟的青桔果实累累,这是阿拉伯传统的苦橙,它酸涩多汁不能食用,然而香气沁人。苦橙砸落在湿漉漉的街面上。